

一只狗和他的城市

常新港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常新港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只狗和他的城市 / 常新港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3. 7

(小布老虎丛书)

ISBN 978-7-5313-4435-3

I. ①一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5211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0188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42mm × 210mm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61千字

插 页: 3

2013年7月第1版

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单瑛琪

责任校对: 陈 杰
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插 图: 三 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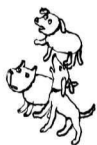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13-4435-3

定价: 19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MULU



目 录

- 一 头顶上的窗口 /1
- 二 家族的牙齿 /10
- 三 挤进来的音乐 /17
- 四 葬礼 /23
- 五 粉红色外衣 /30
- 六 美丽的背叛 /36
- 七 牙疼 /43
- 八 入城仪式 /49
- 九 杀猪菜餐馆 /56
- 十 名字 /63
- 十一 一种叫安定的药片 /69
- 十二 我和两个警察 /77
- 十三 污辱 /84



- 十 四 妈妈家庭 /91
- 十 五 规矩 /98
- 十 六 家庭敌人 /108
- 十 七 尿床 /115
- 十 八 习惯 /125
- 十 九 我嗓子里的怪声音 /133
- 二 十 我对胡生身世的调查 /141
- 二十一 女孩的声音 /149
- 二十二 初一(12)班 /159
- 二十三 游戏射击场 /169
- 二十四 迷恋 /176
- 二十五 香水 /184
- 二十六 体育老师 /192
- 二十七 考试 /200
- 二十八 流行性感冒 /210
- 二十九 大森林酒吧 /220
- 三 十 血液 /229
- 三十一 六月家中的女人 /238
- 三十二 爸爸来到这座城市 /247
- 三十三 惊人的生命不等式 /255
- 三十四 寻找六月 /264



YI TOUDING
SHANGDE
CHUANGKOU



一 头顶上的窗口

告诉你，我是一条极普通的笨狗。

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觉得周围环境有些昏暗和潮湿。当我有一天清晨正在享用父亲带回的香肠时，我的爷爷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我们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爷爷的身材高大，他无论躺在哪一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就会留下温暖。他最后躺倒的地方，弥漫着一种消散不尽的伤感气息。他躺了整整一个星期。一道城市地下排水管道里的污水静默地流过他的身边。一贯胃口很好的爷爷，不吃也不喝，甚至于连哼唧的声音也没有。我的妈妈一天数次地把自己的脸凑到爷爷的鼻孔前，想辨别衰老的爷爷是否还有呼吸。

爸爸从凌晨三时左右出去，在天亮之前回来。在爷爷的最后日子里，他的身旁，不，他的有些灰黄模糊的鼻孔前总是摆着食物。我和哥哥姐姐们不懂事地围着那些食物瞎转，一旦有谁爹着胆子凑近那些食物，性格暴躁



中国儿童文学经典

1 一只狗和他的城市



的爸爸就会扑上来，咬你一口。我二哥的后腿就被爸爸咬伤了，成了现在的跛腿二哥。这都是因为二哥的自私和贪婪。那一次，二哥不仅抢吃了属于我的那一份食物，而且还想阻止我委屈和不幸的叫声。他把我靠近脖子的一块毛扯掉了。爸爸发现后，为了严惩二哥，就忍痛牺牲了二哥的那条后腿。

现在，我们面对着爷爷嘴巴边上的食物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我只得抑制自己嗓子里发出的没出息的咕噜声，拼命咽着从胃肠里泛起的酸水。

爸爸用目光告诫我，不让我的嗓子里再发出声响，因为我们大家在当时都看见爷爷动了一下，是我的饥饿的声音惊扰了爷爷。

爷爷在昏沉沉睡了几天之后，这是第一次醒来。

我们都围拢过去。我觉得生活又恢复到了从前，爷爷又要咳嗽几声之后，颤抖着坐起来了。

可是，从前的日子没有回来。爷爷示意爸爸靠近他，他有话要说。我看见妈妈的眼角有泪痕，被排水管道里流动的水染上了悲伤。事后，妈妈才告诉我，爷爷苏醒过来，是回光返照。那是一个生命的最后时光。

我听不见爷爷跟爸爸究竟说了些什么，但是我感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一定跟我有关。我看见爸爸回头看了看我，让我把一块带肉的猪骨头叼走。爷爷知道我是这个家族中最小的，也是长身体急需营养的时候。爷爷知道我心里





想的是什么。我叼起了那块猪骨头经过二哥的身边时，我也听见了他从嗓子里发出的咕噜声和粗重的呼吸。当我还在一旁认真地啃那块骨头时，爷爷又一次昏迷过去了。当大家围拢在爷爷身边时，二哥突然蹿到我的身边，伸出他的红舌头带着一股仇恨咬了一口我的猪骨头。

爷爷喘气非常困难，他的喉咙里像是有东西堵着。在爷爷最后一次醒来时，爷爷把喉咙里的一个白色的怪怪的东西咳了出来。那是人类嚼过之后吐掉的口香糖，爷爷衰老的胃口无法消化吸收这个东西。

哥哥姐姐们好奇，都盯住那个东西。二哥又一次显示出他的急切和贪婪，抢先伸出头闻了闻口香糖的残渣。

爷爷向我的爸爸提出了最后的要求，他要去窗口看看。

我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叫窗口的东西。

我问：“什么是窗口？”

姐姐用她的头拱了我一下，不让我叫出窗口的发音。姐姐对我好，我知道，所以，我不问了。但是，我忘不掉窗口。窗口是什么？他们的嘴巴提起窗口时，会出现非常怪的陌生的口形。

我的爸爸根本没有办法把爷爷领到窗口前。就因为爸爸不能满足爷爷的最后要求，我看见爸爸仰首哭泣了。我第一次感到爸爸的绝望和无奈，也是第一次感到爸爸的哭泣令我震动。





我的爷爷停止了呼吸。那时候，我还不懂因为一个生命的结束而流泪。我眼中的为伤心而生长的泪腺刚刚萌发出一个小小的嫩芽，它正在走近悲伤。

我找到姐姐，费了很大的劲，才叫出窗口的发音。我告诉姐姐：“我要窗口。”

姐姐紧张地说：“你以为窗口是什么？是一块猪骨头吗？”

这时，二哥夹着自己的尾巴走过来了。平时，他总是把自己的尾巴夹得很紧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但是，一闻到了香味，他的尾巴就会从两条后腿间激动地竖起来，胡乱地抖动着，嘴巴里发出让我作呕的声音。

姐姐看见他走过来，就换了一种姿态，表示出我们刚才什么都没有说。二哥不信，一再追问我们是不是找到了吃的，没有告诉他。他还无耻地把嘴巴凑到姐姐身上嗅了嗅，仍不罢休，又在我的身上嗅了好半天。就在二哥的嘴巴嗅到我的屁股上时，我报复性地放了一个大臭屁，姐姐乐了，二哥恼了。他还没来得及张嘴咬我，我就跑了，专往爸爸睡觉的地方逃。果然，二哥一看见我跑到了爸爸跟前，就停止了追赶，在远处恼火地瞪着我。爸爸可不知道我玩的把戏，就伸出舌头舔舔我的脸。爸爸潮湿的有气味的舌头温和地滑过我的脸，我感到很舒服。我看见二哥无可奈何地扭头离去了。

正是因为舒服，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爸爸还在继



续用他的舌头洗我的脸时，我问爸爸：“窗口在哪里？”

开始，爸爸没有听清楚，问我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”

因为我已经说了几遍了，所以我的发音就很清晰了：

“窗口！”

爸爸狠狠地咬了我一口。我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，所以我哭了。我的哭叫声很刺耳，家族中的成员都赶来了。妈妈护着我，用她的身体隔开爸爸有力的嘴巴。二哥笑了，他站在远处很开心地笑着。

爸爸说：“今后，谁也不许提‘窗口’这两个字！”

我固执地说：“爸，你告诉我什么是窗口，我就不再问了。”

爸爸真的是被我气疯了，他的四只爪子全部按在我的身上，用那张能嚼碎骨头的嘴咬住我的脖子，一边咬我一边说：“我不许你提窗口！”

因为爸爸下嘴太重，咬我咬得太狠，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在哀求爸爸饶恕我。我哭得早已经快没了气。

我醒过来时，看见妈妈和姐姐在我身边。我是哭累了睡过去的。我想看看爸爸在不在，爸爸的大嘴巴真把我吓得要死。我没看见爸爸，却看见二哥跟大哥咬来咬去，很无聊的样子。

妈妈在用舌头舔我鼻子上的伤口时，我又忍不住叫了一声。我看不见伤口有多大，只听见妈妈跟姐姐说：“要留下疤痕的！”





我没忘记脑袋里的问题。我说：“我要窗口！”

姐姐压低声调说：“我告诉你，窗口就是窗口，不是啃的骨头！”

我鼻子上的口子挺深，好几天之后才愈合。就在我渐渐淡忘了疼痛时，家里出了一件大事。我在一个早晨看见身材魁梧的爸爸躺倒在血泊中。家族里的所有成员都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，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堵住爸爸前腿上流出的血。

我看见妈妈又在哭泣。

我问大哥：“爸爸出了什么事？”

大哥说：“他中了枪弹！”

我说：“什么是枪弹？”

大哥说：“别问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！快到一边去，别妨碍我们做事！”

爸爸很坚强，他不愿意让我们这些孩子看见他身上的伤口。除了妈妈用舌头舔他的伤口，爸爸自己也拼命舔身上涌出的血。血不淌了，在伤口处凝结了一个紫色的血痂。爸爸浑身变得软软的，虚弱地瘫软在地上。我看见爸爸伤口处的血肿块仍旧不断地隆起，我内心的恐惧感也成了一座山，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

我小心地走近爸爸，把鼻孔凑近他的伤口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嗅到了刺鼻的火药味。我对这种奇怪的味道很敏感，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我后退了一步。爸爸说：“别



看它，也别闻它。”

我感到恐惧。

在爸爸中了枪弹养伤的日子里，大哥就负责外出觅食了。妈妈和姐姐也偶尔出去找食，二哥也要出去，爸爸不同意，说二哥容易惹事。

二哥就气得用前爪子挠水泥墙。爸爸一瞪二哥，二哥就说，他的爪子有点痒痒。爸爸就说：“你就专心照顾弟弟吧。”

我心想，我宁可自己玩。有二哥跟在身旁，我反而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了。我决定躲避二哥，离他越远越好。

我突然间感到了孤独。在我认识的被阴凉坚硬的水泥浇铸的世界里，除了家族成员外出觅食带回一点信息之外，我就蹲在充满了复杂味道的排水管道旁边发呆。爷爷的故去和爸爸的伤病，令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胃口，它想塞满所有的东西。

二〇〇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，我在龟裂的水泥缝隙中，看见了黑色的土。就在松动的土中，我认识了一条粉红色的蚯蚓。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所以我记得太清楚了。

我告诉她：“我想找一个叫窗口的东西。”

她领着我去找窗口了。原本只是我三分钟的路程，我们足足走了一个上午。蚯蚓走得太慢了。

她说：“你看见那个发亮的东西了吗？那就是窗口。”





窗口原来在我的头顶上。它是由更坚硬的金属构成的网状物体，透过空隙，我可以看见天空。

蚯蚓说：“我们的窗口，就是人类居住的城市街道上的马葫芦。”

我在发呆，我不能不发呆。就那个窗口的缝隙中，飘落下一片白色的东西，落在我的黑鼻子上消失了。

蚯蚓说：“你真的什么都不懂？那是雪花，这座城市正在度过它的冬天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一阵剧烈的震动传了过来。我浑身的毛都在瞬间竖立起来。我一回头，趴在墙壁上的蚯蚓已被震落在地上了。

她说：“刚才是一辆汽车行驶过去了。你最好离窗口远一点为好。”

突然，一个冒着蓝烟的东西掉下来了。我凑过去想用鼻孔辨别一下，没想到，我控制不了自己，大叫了一声，我被它烫着了。这一回，蚯蚓笑起来，说：“那是人抽的烟头！”

在接下去的时间里，我从蚯蚓的嘴里获得了一系列新名词：街道；人；地上的烟头是一种叫万宝路牌子的香烟，它产自美国；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城市的地下排水管道。

我又一次控制不了自己的声调了：“天哪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”



蚯蚓说：“不行，我要回去了，已经太晚了。”

我说：“才刚刚是中午。”

蚯蚓说：“我可是要走整整一个下午的。”

我告别了她，又抬头望了望窗口。说实话，我怀着复杂的心情，有些留恋头顶上的窗口。就在这时，我觉得嘴巴里的某一个部位很不舒服，特别不舒服，好像多了一个东西。

在那个有着特别意义的中午，我发现自己又长了一颗牙齿。



ER
JIAZU
DEYACHI



二 家族的牙齿



小布老虎丛书

10

XIAOBULAOHU CONGSHU

我刚刚长出的牙齿，标志着我的身份和血统。我纠缠着妈妈，让她把嘴巴大大地张开，我要看看她的牙齿是什么样的。妈妈忙，她让我去找姐姐。我就到处找姐姐，一看见她，就黏上她了。

姐姐不太情愿地张开自己的嘴。我看见姐姐的上齿中一左一右分布着两颗大牙齿，很漂亮。而我只长出右边的一颗。我问姐姐：“我左边的大牙齿何时才能长出来？”姐姐说：“不知不觉中就长出来了。”

我又问：“这两颗牙齿这么大，究竟有什么用处？”

姐姐说：“啃骨头！啃坚硬的食物！”

我又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：“这个牙齿有名字吗？”

“有，当然有啦！”

“什么名字？”

“狗牙！”

我突然抖了一下，感到浑身不舒服。我说了我的感



觉：“这名字是谁起的？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难听！”

姐姐说：“你跟我的感觉一样，我也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刺耳！这名字是从人的口中最先叫出来的！”

我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个问题：“人是什么样的？”

姐姐说：“没见过也许是件好事情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想见？我可想看看人的样子！”

姐姐在这个时候开始喃喃自语起来：“你可是有点早熟，我像你这么大时，根本就没有长这颗大牙齿！你可真的是早熟啊！”

二哥懒散地走过来，用那种随时讨便宜的口气说：“你们有什么吃的吗？”

姐姐说：“我正在说弟弟的……”

我用嘴撞了一下姐姐，阻止她说下去。我多了一个心眼，不想让二哥知道我已经开始长出大牙齿了。

事实证明，我有天生的预见性。我的那颗悄悄生长的大牙齿，在几天之后就派上了大用场。那天，我沿着排水管道闲逛，就听见前边传来吭哧吭哧的喘息声。我跑过去一看，看见二哥正用他的两只前爪子在抓挠水泥墙壁。我刚想扭头走掉，突然又站住了。

我的记忆在这个时候苏醒过来。二哥破坏的地方是蚯蚓的家。在二哥用爪子刨下的土里，还冒着热气。龟裂的水泥缝隙里，已被二哥掏出一个深深的洞。

我大叫了一声：“你在干什么？！”





二哥根本没有回头看我，他只是说：“我发现了食物！”

我的嗓音都变了：“这里没有食物，只有我的朋友！”

二哥说：“你给我滚远点！”

我嗷的一声扑了上去，把二哥撞倒了。二哥没想到我会主动出击，他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，上嘴唇龇了上去，露出明晃晃的两颗大牙齿。他脊背上的灰毛根根倒立着，那条拖地的尾巴也竖了起来。

我只是有一点点畏惧。要照往常，我恨不得生出八条腿来逃窜。我现在做出了反抗的准备。但是，我没有像他那样马上暴露出自己的大牙，盲目自大，一点智商也没有。我不动声色。我天生就知道这一点，不用跟谁学。我让嘴里的还没完全成熟的大牙变成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秘密武器。

二哥的身体比我重一倍。他把我压在身下时，我就感觉到了他的体重优势，再说，他一贯心黑爪毒，他张开大嘴先咬住我的脖子。我的脖子正是身体最最脆弱的部位。当他正沉浸于以大欺小的快感中时，我使用了自己的那颗大牙齿。我是第一次使用自己的有力武器。我一口咬住了二哥的嘴唇。我觉得他的上嘴唇要比我的脖子更脆弱。在几天前，我就获得了这种经验。那一小截从头顶上的窗口掉下的烟头，烫疼的正是自己的上嘴唇。

我感到咬住自己脖子上的大嘴的力量明显减弱了。但



是，我的力量不能减弱，我要给欺负我的二哥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又给自己的那颗孤军奋战的牙齿加了一点力量。

这一下很是奏效。我第一次听见了二哥的惨叫。

二哥松开了我，跳到离我有两米远的地方，吃惊地望着我。我知道二哥有点不认识我了。他实在是不知道我嘴巴里出现的大牙齿是什么时候生长的。

我看见了二哥的上嘴唇渗出了一滴血珠，看着被自己咬出的血，我突然间就觉得四肢发软。一股同情的水淹没到我的嗓子。

我的泪盈满眼眶。我跟二哥说：“我长大了！”

二哥什么话也不说。他肯定觉得说什么都是废话了。他转身走了，他一定很失落。在我们的大家族里，他只有在我还没长大的身体上寻找到快乐。现在，他没有一点点欢乐了。

我冲他叫了一声，他不理睬我。我把他的自尊心伤得很厉害。当排水管道边只剩下我独自一个时，我十分讨厌自己同二哥之间发生这种简单的争斗。我很后悔。

为了换换心情，我想马上找到蚯蚓倾诉一下。

当我来到被二哥破坏了的蚯蚓的家时，那里已成了废墟。蚯蚓搬家了吗？

爸爸前腿上的枪伤慢慢地好了。但是，爸爸明显地衰老了。我开始在爸爸的身上看到逝去的爷爷的影子。

二哥离家出走了，因为他有一个星期没有回来了。

